

年产4000部？“长篇焦虑”该缓一缓了

小说出版“长短失衡”现象依然存在,盲目追求篇幅长引发热议

■本报记者 许畅

近年来,国内长篇小说产量颇高,有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平均4000多部的长篇出版数量,明显超过了中短篇所占的比重。但有业内人士指出,“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长篇创作出版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这种现象背后,是文学界、出版圈发作者内心或是外部市场各种“迫切之情”,交织而成的“长篇焦虑”。

有评论家直言,蔓延的焦虑折射出某种功利化心态。毕竟,“长”并不等于“积累到位”,盲目追求篇幅上的长,更是直接暴露了作者思想艺术上的准备不足。

“好的长篇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很长一段时间,圈内有个常见的说法——长篇小说十分考验作家的实力,创作生涯里只有出版了几部乃至更多的长篇,作家才算是“真正的作家”。整体上而言,从受瞩目程度、出版销量、到角逐文学奖、后期影视改编等层面,长篇小说似乎都更胜一筹。

有的作家和出版人,更是跟长篇“脚足了劲”,好像小说家没有长篇就“差了一口气”,有的年轻作家甚至一出手就是大部头,很快“著作等身”。由此,一些作者也被裹挟着不去认清自己才华的真相,急于在长篇上证实自己,但小说质量究竟如何,命运

■适度范围内的“文学野心”不是坏事,但如果任由“长篇焦虑”驱使创作初心,在谋篇布局上粗糙草率、缺乏沉淀,时间长了,小说思想艺术上的局限难免暴露出来

■文本的酝酿、创造性与完成度,包含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直至自然爆发的过程,想“长”得漂亮,急不来。作家如何从“长篇焦虑症”中解脱出来,恐怕还是要回归初心,遵循艺术规律,脚踏实地地在摸索中探到自我的局限与边界

怎样,读者反馈状况等,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种焦虑近年来也弥漫到出版机构,有文学编辑在社交平台“吐槽”——“上司总催我去约长篇小说,但好的长篇会从天上掉下来么?为什么不给优秀中短篇倾斜一些出版资源?”

日前在由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办的青年批评家论坛上,这个话题浮出水面引发热议。“从不少长篇小说年度评选中可以发现,一年能收获几部出色的甚或一部长篇杰作就不错了。更残酷的现实是,一些长篇明显存在‘注水’现象,作者力有不逮。”评论家木叶告诉记者,文本的酝酿、创造性与完成度,包含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直至自然爆发的过程,想“长”得漂亮,急不来。

不可否认,如今长篇小说的地位愈发凸显,一方面出自文坛对重磅巨制的推崇热盼,另一方面是市场对这种体量貌似更为青睐。作家卡尔维诺说过:“野

心太大的计划,在很多领域也许不值得鼓励,但在文学领域却多多益善。”适度范围内的“文学野心”不是坏事。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任由“长篇焦虑”驱使创作初心,在谋篇布局上粗糙草率、缺乏沉淀,时间长了,小说思想艺术上的局限难免暴露出来。比如,有的长篇对都市生活题材予以奇观化展现,类似“撑”出一集集肥皂剧效果,却很难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有的作家虽善于在中短篇小说上发挥美学特质,长篇写作却呈现出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不平衡状态,叙述手法和美学理念显得单薄。

不妨专注于呈现每种文体的尊严

“一些中国读者似乎更喜欢看长篇而不是短篇,于是,作家更多在写长篇,不少出版社也更爱出长篇。为什么非要竞相去生产长篇,而不是利用碎片

化时间多推一些经典短篇呢?”作家张抗抗与刘庆邦在近期的“华语短经典”分享会上谈及不同文体的特质。

作家刘庆邦打了个比方:“长篇小说如同波澜壮阔的大海,中篇小说接近于一条曲折的长河,短篇小说更像瀑布,虽然它们都是水质的,但各有优势。比如,瀑布的断面、水流落下来速度很快,有时候阳光照射归来,彩虹在瀑布水珠上折射出光彩,显得斑斓璀璨,更重要的是每条瀑布下面一般都有深潭,往往深不见底,这跟短篇小说的余音袅袅非常对应,往往结尾宕开一笔,令短篇小说升级、走远了,不同读者能读出不同内容。”

因此,比起一味焦灼于何时捧出“下一部长篇”,写作者不妨专注于呈现每一种文体的尊严。“一名作家自我价值的大小、文学成就的高低,与其是否拥有长篇没有必然联系。”刘庆邦认为,鲁迅和沈从文均以中短篇小说,屹立于现当代文学史;俄罗斯作家契诃夫一生笔耕短篇,其艺术魅力影响至今。可以说,国内外一批自信笃定的短篇创造者,不仅彰显了自己的笔力,也昭示了长篇小说以外的多元。

换句话说,作家如何从“长篇焦虑症”中解脱出来,恐怕还是要回归初心,遵循艺术规律,脚踏实地地在摸索中探到自我的局限与边界。或许,撇开对不同文体的偏见或“刻板印象”后,将会有更多佳作得以破土萌芽。

新兴领域成为图书出版新宠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获“十大游戏出版商”奖

本报讯(见习记者王筱丽)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管、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等主办的2017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上,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作为唯一一家传统出版社获得了“2017年度中国十大游戏出版商”奖项,也是十家获奖企业中唯一来自上海的单位。

成立于1978年的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近年来着力于向网络等新兴出版领域转型,其中游戏出版业务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已颇见成效。出版社与全国多家大型游戏企业牵手合作,并于今年成为上海新闻出版局签约的诚信游戏出版企业。刚刚从海口领奖归来的社长梅雪林告诉记者:“目前我们还处于提供服务的阶段,下一步则将探索游戏增值服务,与公司协作深入发展IP,进一步挖掘游戏市场的价值。”据悉,出版社2017年申报游戏选题193种,已经

获得批准的选题达167种,明年将进一步拓展游戏业务板块,并尝试与互联网企业开展多种创意合作。

“数字资产更是被誉为人类未来最大的资产。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大潮流,只有数字化才能满足读者快速并准确获取权威知识的需求,增强图书的影响力。”梅雪林说。2006年开始,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将电子信息传播出版社合并吸收,相继取得了电子音像出版资质和网络出版资质,着手电子书、音像、软件等多项新媒体出版服务。出版社还在多媒体电子书方面进行了尝试,未来会在此基础上自主开发适用于现代平板电脑的电子书,致力于将含有音频、视频、超链接的电子书打造成一座小型数据库。2018年出版社计划出版音像出版物五种、电子出版物两种,在做强自身专业的情况下,延伸各条新兴产业链的价值。

同名电影改编音乐剧《律政俏佳人》上演

用音乐剧重述热门电影中的故事



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律政俏佳人》中喜剧元素贯穿始终。(文化广场供图)

本报讯(记者徐璐明)百老汇原版音乐剧《律政俏佳人》正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这部改编自同名电影的音乐剧,喜剧元素贯穿始终。

与人们熟悉的“丑小鸭”逆袭为白天鹅的故事不同,音乐剧《律政俏佳人》的女主角一出场便是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少女,她笑容甜美一身粉裙仿佛是个芭比娃娃。但是美貌并非律政界的通行证,西方文化中“金发女郎”一词往往隐喻“头脑简单”,她在律政界的发展要面对的障碍恰恰是这种以貌取人的偏见。音乐剧《律政俏佳人》2007年首演于百老汇,一举获得包括最佳原创音乐、最佳女主角在内的七项托尼奖提名,并在2011年摘得奥利弗奖最佳音乐剧大奖。

近年来,由电影改编的音乐剧成为演出市场的“宠儿”。《人鬼情未了》《保镖》《金牌制作人》《修女也疯狂》

等音乐剧相继演出,都赢得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对于这股改编热,《人鬼情未了》执行导演保罗曾向记者坦言,音乐剧的投入水涨船高,动辄上千万美元,因此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日渐热衷于“走捷径”,将拥有观众基础的热门电影改编成音乐剧,是最讨巧的控制风险的方法之一。

不过,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电影的知名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保证音乐剧获得一定的票房收入,但另一方面改编作品也会被拿来和原著作比较,电影认知度越高,观众获知的信息越多,舞台上能依赖原著的艺术呈现就越有限。对此,音乐剧《律政俏佳人》导演杰弗瑞·莫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走进剧场看演出与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感受截然不同:“音乐剧的核心是‘音乐’,创作者需要用音乐传递喜怒哀乐,让剧场里的观众暂时忘掉电影。”

向纯文学富矿借力,促成创意母本“二次绽放”

12部文学作品成影视改编“香饽饽”

本报讯(记者许畅)文学与影视界的下一个黄金组合在哪儿?昨天在上海作协举行的2017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冬季场,吸引了全国30多家影视公司代表来沪寻找合适的文学母本。据悉,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计划在明年继续举行春、夏、秋、冬四季专场,内容涵盖红色主题、悬疑主题、家庭伦理主题等专场推荐及综合场推荐,激发沪上文创产业活力。

“上海的文学矿藏丰富,尤其纯文学领域的现实主义题材书写,是影视机构可以从中借力的。我们期待经典文学写作为影视业输送养料。”SMG影视剧中心主任助理李捷文向现场作家“约稿”——作品导向是向上的,人物是成长的,手法是创新而非套路的,既要反映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尤其是近五年的发展巨变;也要充分利用上海的百年红色文化和千年江南文化历史资源,呈现内涵丰富的上海文化形象。

活动现场,12部精选小说成了影视改编的“香饽饽”,分为青春校园、情感家庭、刑偵悬疑、古装战争四个板块单元,包括作家秦文君《小青春》、王若虚《火锅杀》、滕肖澜《爱会长大》、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李西闽《幻红裙》、那多《告别》、王可心《一个人的行走》等作品梗概与亮点,呈现在人手一册的“推荐作品集萃”上。“上海的文学资源庞大,有好看作、好刊物,除了做好文学作品的检索推荐,还能进行作品开发定向输送、专项定制。比如根据影视制作公司的相关方向与要求,推荐合适的作家量身打造剧本,促成文学与影视界的黄金组合。”

编舞家赵明谈新作《草原英雄小姐妹》及民族舞蹈记忆——

马鞍上的舞,犹如草原劲风扑面而来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之一,大型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上月中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图为该剧剧照。

■本报记者 姜方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之一,大型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上月中旬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草原风光与英雄赞歌交相辉映,动人心魄。

昨天下午,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总编导、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赵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草原,是英雄主义情怀的家园,也是民族永恒灵感源泉。”大型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以当代视角与多重空间的表演手法,实现了当代学生与上世纪60年代草原英雄小姐妹间的心灵碰撞与共鸣。有评论家说,这部舞剧在“多样统一”的艺术追求中,让“草原的英雄”放射出“时代的光”。

在追求与时俱进与继承民族传统间找到平衡点

“我们希望站在新时代的维度上,演绎英雄精神在当下社会怎样重新发挥作用,青少年又该怎样传承这

种民族精神。”赵明向记者阐释了自己的创作初心,“龙梅、玉荣两姐妹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集体财产的英雄事迹广为传颂,在今天的社会,如何演绎这样的价值观是非常大的挑战。”最终,舞剧并没有简单再现当年小姐妹的英雄行为,故事从当下的课堂切入,以当代孩子的视角回望岁月深处的故事,带着观众穿越回上世纪60年代,最后又回到课堂……

舞剧将蒙古族的舞蹈、音乐、服装等元素充分融入到了编创当中。尤其是一段马鞍上的舞蹈,马头琴、勒勒车等道具与舞者的肢体语汇巧妙交织,推动了叙事发展,又充分展现出蒙古族的豪放性格和英雄气概。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演出者,均为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师生。“他们在舞蹈时的身体力度,以及眉宇间的真挚神情,都犹如草原上的强风扑面而来,令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

当代舞蹈民族化的意识,一直深深扎根于这一代舞剧编导的脑海。不能否认,每个时代的舞蹈语汇都会发生变化,好比上世纪80年代霹雳舞风靡一时,而眼下嘻哈街舞受年轻人欢迎。

“舞蹈编创者的审美应该走在时代前端,但更为重要的是,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并在两者兼顾中找到最妥帖的表达。”赵明透露,这部作品有可能在明年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与申城观众见面。

《草原女民兵》等作品闪耀着中国舞蹈记忆

多年来专注于中国舞蹈创作的赵明,日前惊讶地在电影《芳华》中看到了一连串熟悉的作品:创作于1976年的舞蹈《草原女民兵》、男子群舞《行军路上》、舞剧《沂蒙颂》、藏族歌舞《洗衣歌》等,唤醒了他在战友文工团岁月中的不少回忆。

“《草原女民兵》《行军路上》堪称上世纪70年代最流行的女子群舞和男子群舞。”他说,“当年文工团的女兵和男兵分别在不同的排练厅里排练这两部作品,我们还会到对方的厅里‘串门’观摩彼此训练。”这两支舞蹈作品和《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中国民族舞剧一样,随着全国展演以及相关艺术片的播放,为全国观众所

熟知和喜爱。

“《草原女民兵》体现了蒙古族女民兵的军事训练生活,通过扬鞭催马、跨马横枪等高难度动作,歌颂了广大女民兵的英雄气概,《行军路上》则以质朴、生活化的动作,展现了男兵在行军路上的点滴故事。”让赵明印象最深刻的,当属《行军路上》的开场:“所有士兵在一面红旗的庇护下整装待发,而当旗子一经掀开随风飞扬的那个刹那,男兵开始跟随旗帜齐步走,这个开场是如此淳朴,又那么刚健、勇猛、满怀信仰,我在每次演出时都感到热血沸腾。”

后来,成为战友文工团艺术指导的赵明,编创了荣获首届荷花奖创作金奖的《走跑跳》等当代舞作,其中蕴含的军旅元素正是受到了《行军路上》的深刻影响。

“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舞蹈动作,但其中的一招一式都承载着那个时代舞蹈艺术对真善美的追求。无数人曾因这些舞蹈作品备受鼓舞,它们在中国舞蹈记忆里闪耀光亮。”赵明说。